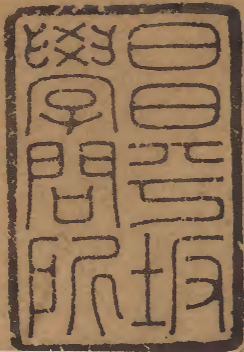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百二十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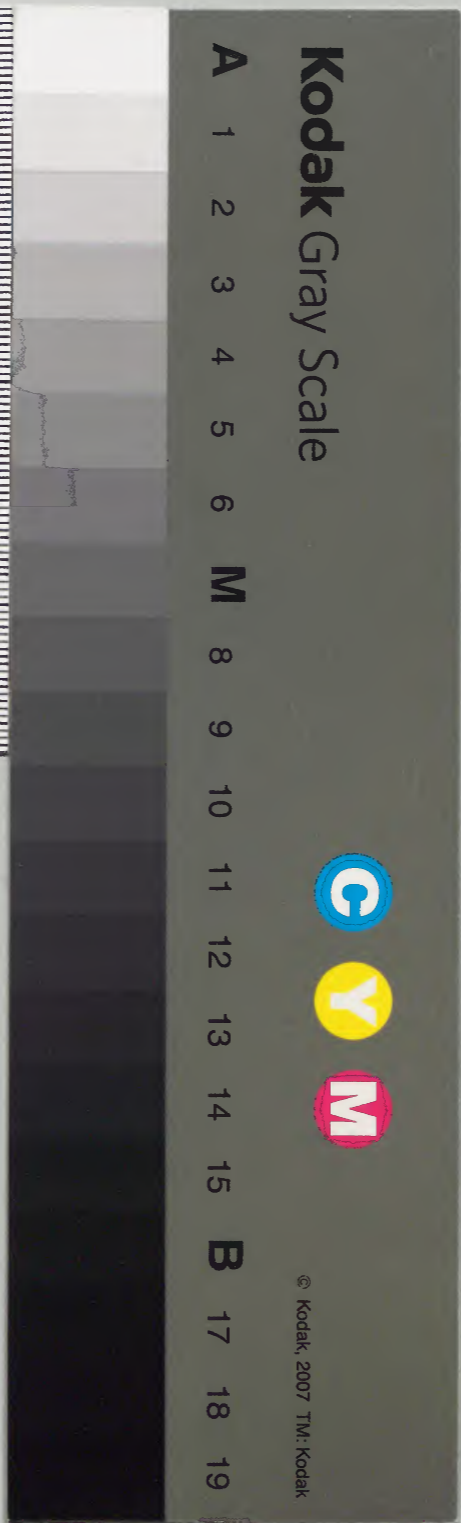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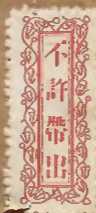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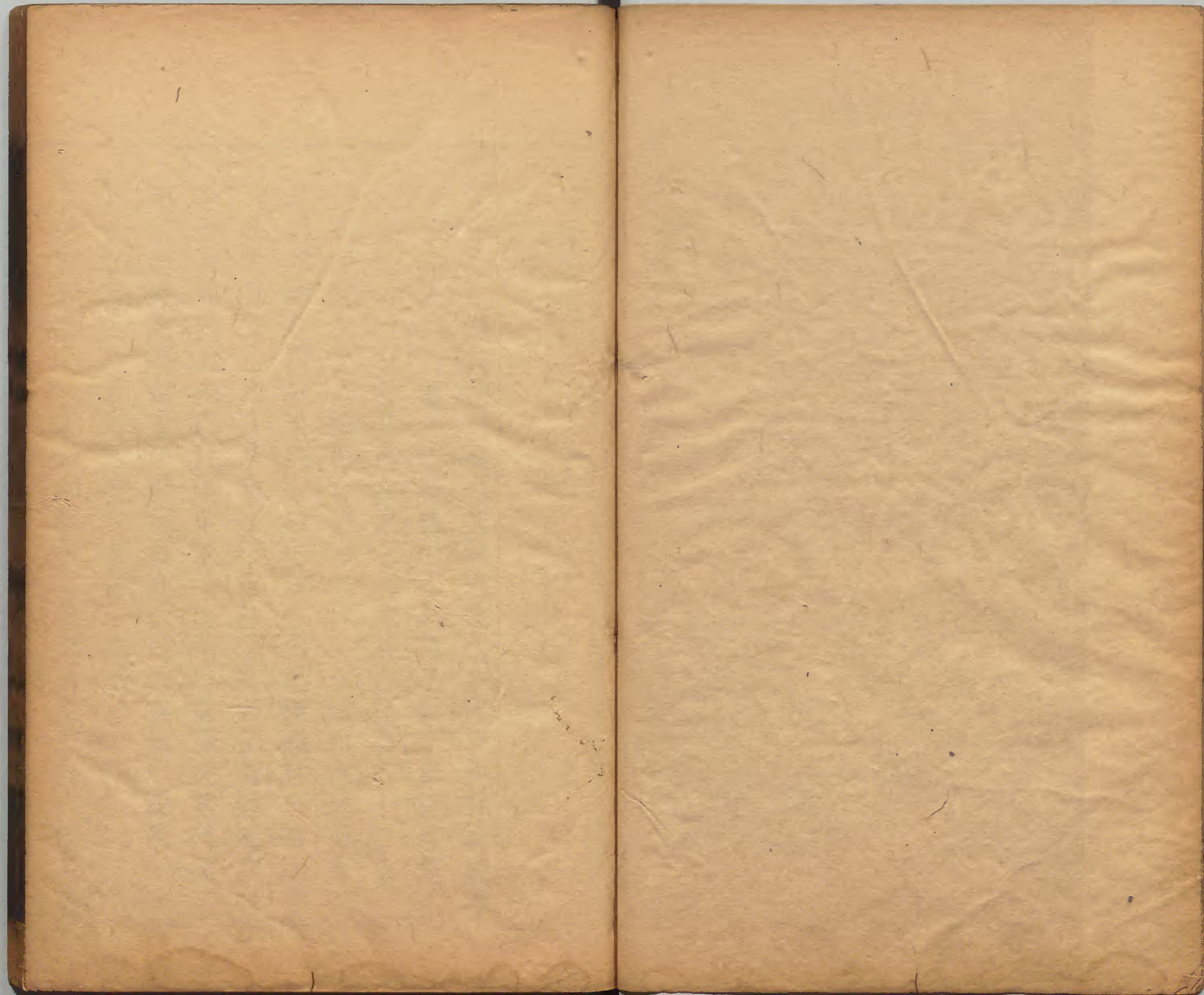
釋氏  
本朝祖宗事實  
法制  
國初至熙寧人物

內閣文庫			
元八函	六一三	六〇七	漢書
五架	一〇冊	一七號	類
三	八	月	

漢書門			
三	一	五〇七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28)		
函號	298	251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

釋氏

淺草文庫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卽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呪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大雅○以下論釋氏亦出楊墨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

朱子語類

卷第一百二十六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

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淡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卽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旣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舉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此處更舉佛經語與列子語相類處當考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小說及史多說此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以下論釋氏出於莊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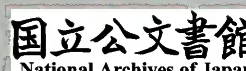
老子說他一箇道理甚縝密。老子之後有列子。亦未甚至大段不好。說列子是鄭穆公時人。然穆公在孔子前。而列子中說

孔子則不是鄭穆公時人。乃鄭頃公時人也。列子後有莊子。莊子模倣列子。殊無道理。爲他是戰國時人。便有縱橫氣象。其文大段豪偉。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卽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淨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卽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人說孟子只關楊墨。不關老氏。却不知道道家修養之說。只

是爲己獨自一身便了。更不管別人。便是楊氏爲我之學。又曰。孔子問老聃之禮。而老聃所言禮殊無謂。恐老聃與老子非一人。但不可考耳。因說子張學干祿。先生曰。如今科舉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寫得盈紙。便可得而推行之。如除擢皆然。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明作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閩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博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側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行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



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  
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汗。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伏書皆  
能舉其支

離篇章成誦此  
不能盡記。謨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  
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  
理至淡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  
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  
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  
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  
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知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  
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真誥。末後有道授  
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

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  
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  
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  
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  
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  
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  
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  
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  
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  
王。沒柰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  
其人物皆雄偉。故果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

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廣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聞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它惑。謙

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濶。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廣濶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供壽

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會咬破一粒米。終日著

衣。不會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滾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

截看了。

格。以下雜論釋老同異

謙之問。今皆以佛之說為無。老之說為空。空與無不同如何。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會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道不會掛著一條絲。賀孫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柄



老子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子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熹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蒙端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爲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

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大雅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空。又說真空。玄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它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不知它如此要何用。南升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說及下截。曰。老氏勝。可學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符經所說絕利一源。便到

至道。大雅

奪胎出世之說有之。釋道專專此心。故神道出神。故能奪胎。釋定。故死而能出世。釋定。故能入定。道定。故能成丹。楊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蓄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不由淺而深者。以下論釋老滅綱常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

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問莊子與佛所以不盡

滅盡到禪家。日莊子絕滅不盡佛絕滅盡佛是人倫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

罪名。其他更不消說。賀孫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

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

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夔孫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真是虛。真是寂。無處。不

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

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它一皆去

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果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需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節。以下  
儒釋之辨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德明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柄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

會。節

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曰。未須理會。自家已分

若知得真。則其偽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可學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它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會將手去探。是冷是溫。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前升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謂貴格物也植。或錄云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方子

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方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為空為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曰惟其無理是以為空它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節

先生問眾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

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節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眾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大雅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它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

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

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它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著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實錄

因舉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樸落非它物。縱橫不是

座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屎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備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若是專一用心於此。則自會通達矣。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參學事畢。莊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

可以洞古今。

廣○士毅錄云。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自家箇同。但不可將來比方。煞

誤人事。

季文道夫。

先生遊鍾山書院。見書籍中有釋氏書。因而揭看。先君問其中有所得否。曰。幸然無所得。吾儒廣大精微。本末備具。不必它求。季札

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曰。便是其常說。吾儒這邊難得如此。看他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得似他。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如今學者有二病。好高欲速。這都是志向好底如此。一則是所以學者失其旨。二則是所學者多端。所以紛紛擾擾。終於無所歸止。孫賀

以下論  
釋氏工夫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且書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傲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它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幹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會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友仁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畱滯。蓋卿

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動。方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

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它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僞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

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僞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

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僞。以下論釋氏誤認心性。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着。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



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友仁

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居處執事與人交。止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如出門使民。也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

鶴聲言復禮仁字。節

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為所不當為。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為尸。

立之理當如齋。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節

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所以動而陽靜而陰者。蓋是合動不得不動。合靜不得不靜。節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人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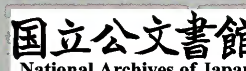
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又有偈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管

作用是性。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

在足運奔。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人傑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說話。說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說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師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

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唐張拙詩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說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



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舍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備

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會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會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粗。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會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盛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他得這些子。卽來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者只要守得這箇。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

養得這惻隱之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與善之間。只爭這些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耳。佛家作用。引麴賓王問某。問他初說空。今却如此。曰。既無理。亦只是無聽。亦此。不聽亦此。然只是認得第二箇。然他後來又不如說。傳大士云云。曰。他雖不如此。然卒走此不得。曰。然可學。

問儒釋。曰。據他說道明得心。又不曾得心為之用。他說道明得性。又不曾得性為之用。不知是如何。又問不知先從他徑處入。然後却歸此。曰。若要從徑入。是猶從近習求言職。須是見他都無所用。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釋氏先知死。只是學示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凡遇事。先須識得。他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去。

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大雅云。子頤在傳登錄為法嗣可見。曰。然。大雅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增加。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悞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云云。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可學。以下論佛經。

佛初止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

齊埽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柳宗元六祖塔銘有中。外融粹孔習。方子。

達磨未來中國時。如遠摩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

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

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既說

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是要鶻突人。

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此佛經語。記不全。之類皆然。

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

到末劫。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劫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

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

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問佛默然處如何。曰。是他到處。曰。如

何與灑埽應對合。曰。蓋言精粗無二。曰。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為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為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可學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方子錄他底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

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證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可學

華嚴合論精密。開祖

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理會這箇。是有甚麼好處。也不會厭。可。怕極好底秀才。只恁地被它引去了。

又曰。其言旁引廣諭。說神說鬼。只是一箇天地萬物皆具此理而已。經中本說得簡徑白直。却被注解得越沒收煞。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注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眾生之心。入它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即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問

問龜山集中所答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

之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它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它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道者是它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溫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輩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曰。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道夫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呪。其餘底。皆是文

章之士添那燒牛糞。便如蒸蕭樣。後來也有人祈雨後燒。亦出此意也。義剛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又云。汀州人多為巫。若巫為祟。則治之者全使不行。沈存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沒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是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闍祖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

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不見。

伯紀子名頌。讀書甚博。必大。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

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剛

因語禪家。云當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磨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初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柏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為禪。不悟者為顛。雖為禪。亦是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別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既一向說空。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了。渠雖說空。又



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呆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其後呆在天童。了老乃一向師尊禮拜。呆遂與之同。及死為之作銘。問渠既要清淨寂滅。如何不坐禪。曰。渠又要得有悟。呆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呆文字去。正邪論與子韶書亦節却。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坐死者如何。曰。世念既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卧床席耳。別無它說。  
可學。以下禪學。  
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忍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以不識字

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淺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果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它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它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它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



著。儒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它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備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亦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辨

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觀他又安有粹面盎背氣象。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昔日病翁見妙喜。於其面前。要逞自家話。渠於開喜升座。却云。彥冲修行。却不會禪。實學會禪。却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又無錢。皆是亂說。大抵此風。亦有盛衰。紹興間最盛。閩中自有數人。可歎。可歎。先王之道不明。却令異端橫出。豎立。可學

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振禪學一喝一棒。都掀翻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

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方  
 問德粹在四明會到天章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參禪否。曰有時  
 夜靜無事。見長老入室。亦覺心靜。先生笑。因問德光如何。滕  
 曰。不問渠法門事。自是大管人事。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  
 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峰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及至接  
 人却甚俗。只是一路愛便宜。纔說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  
 會打供。想見宗杲也是如此。又問人傑如何。曰。臨死只是漸  
 消削。先生曰。它平日只理會臨行一節。又却如此。可學。雜論。  
 釋氏地水火風之說。彼所謂地水。如云魄氣。火風。如云魂氣。又  
 說火風先散。地水後散。則其疾不暴。地水先散。火風後散。則  
 其疾暴。德明。

釋氏地水火風。粗而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是魄。火風便是魂。他  
 便也是見得這魂魄。

釋氏說法身便是本性。報身是其德業。化身是其肉身。問報身  
 是如何。曰。是他成就驗底說話。看他畫毗盧遮那坐千葉  
 蓮珠常富貴。便如吾儒說聖人備道全美相似。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說。曰。若看書作舍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又問陰  
 德之說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道夫。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可學。  
 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為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  
 却有愛及他。如以身。飼虎。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為真慈。淳。○義。剛同。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說慈。即是愛也。  
 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說無緣慈。記得

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時舉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可學

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備

因論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方子

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淳

問說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曰。此便是說輪迴。可學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

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夔孫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它又有偷胎奪蔭之說。皆脫空。可學

鄭問輪迴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溫公謂吾欲扶教耳。溫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淳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

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

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

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

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

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

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

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歸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

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

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

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簫鼓。某問道家之

說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

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

所。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可學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惟

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嵋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

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耳。峨嵋山看佛。以五更初看。璘

道謙言大藏經中言禪子病脾時。只坐禪六七日。減食便安。謙言渠曾病。坐得三四日便無事。

雪峰開山和尚住山數年。都無一僧到。遂下山。至半嶺。忽有一僧來。遂與之俱還。先生曰。若是某。雖無人來。亦不下山。文蔚

王質不敬其父母。曰。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身。

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賀孫以下論。

釋氏滅人倫之害

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

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偽。義剛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

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人傑

次日因余問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

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

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汗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

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

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

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弦急

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

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

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

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

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濶。其實只

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

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

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

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

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

邊末梢頭。中間真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

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

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的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備。以下論士大夫好佛。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為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為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壽

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入得，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廣



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又說張無垢。參杲老。汪玉山被他引去。後來亦好佛。但汪丈爲人無果決。好佛又見不透。又不能果決而退。嘗見汪丈論楊大年好佛。後來守不定。汪丈甚不信。云是蘇子由記。此恐未必是。南升

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談。如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又云杲老乃是禪家之俠。又云陳了翁好佛。說得來七郎八當。南升

韓退之詩。陽明人所居。幽暗鬼所寢。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今僧家上可以交賢士大夫。下又交中貴小人。出入其間。不

以爲恥。所謂出入人鬼間也。如妙喜與張魏公好。又與一種小人小官好。璘

信州人新鄂州教官龔安國。聞李德遠過郡見之。李云若論學。唯佛氏直截。如學周公孔子。乃是抱橋柱澡洗。方

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旣如此。何故立脫。曰。他平日坐必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爲下者。程氏說野狐精。正是以如此爲不足貴。可學。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輦蹙曰。柰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可學

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

乃如此。淳

先生說及俗人之奉佛者。每晨拜跪備至。及其老也。體多康健。以為獲福於佛。不知其日勞筋骨。其他節省。運用血氣。所以安也。過

夷狄之教入於中國。非特人為其所迷惑。鬼亦被他迷惑。大乾

廟所以塑僧像。乃勸其不用牲祭者。其他廟宇中。亦必有所

謂勸善大師。蓋緣人之信向者。既眾。鬼神只是依人而行。大必

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

公捉得正賊出。見李蔚傳贊論。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問

佛法所以傳至今。以有禍福之說助之。曰。亦不全如此。却是

人佐佑之。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談義。皆是剽

竊老莊取列子為多。其後達磨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

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空假之中。唐人多說

假。可學。以下闕佛。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曰。是他心不動。胡詠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中。皆它只要理會箇寂

滅。不知須強要寂滅。它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為

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

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

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

說。傅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

它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

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

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它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

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它撰成一藏說話。徧滿天下。惑了許多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繆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併

因論釋氏。先生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

一領耳。釋氏自謂識心見性。

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時魏才仲侍側。問其故。先生曰。如今未有此病。然亦不可不知。譬如人食物。欲知鳥喙之不可食。須是認下這底是鳥喙。知此物之爲毒。則他日不食之矣。若不便認下他日卒然遇之。不知其毒。未有不食之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因說誠意。曰。前輩何謂闢釋氏爲扶教者。安在其不妄語也。闕

伊川謂所執皆出禪學之下。此說甚好。謂攻之者。淳

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正如唐人檄高麗之

不能守鴨綠之險。高麗遂守之。今之闢佛者類是。佛以空為

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為辨。舊嘗參究後。頗

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

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揚

儒之不闢異端者。謂如有賊在何處。任之不必治。揚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蜀本

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

信。却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

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蜀本有文集

右帖者。蜀本乃僧與潘子真。潘淳乃與帖。蜀本云其所

集者以山谷載於山谷。或以山谷帖也。淳錄云其非與伊川明矣。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

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

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義剛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

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

書。汪破云。某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

辯甚也。據

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家守得一世再

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

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時。又如何。必大

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六

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必大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  
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  
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  
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儒用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  
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  
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  
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太祖朝

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必大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  
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  
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  
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儒用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  
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  
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  
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



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幹

國初下江南。一年攻城不下。是時江州亦城守三年。蓋其國小。君臣相親故能得人心如此。因說先世理平公止江南死事及此。德明。

因說今官府文移之煩。先生曰。國初時事其簡徑。無許多虛文。嘗見太祖時。樞密院一卷公案。行遣得簡徑。畢竟英雄底人。

做事自別。甚樣索性。聞番中却如此。文移極少。且如駕過景靈宮。差從官一人。過蓋子。有甚難事。只消宰相點下便了。須

要三省下吏部。吏部下太常。太常擬差申部。部中省動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趙丞相在位。甚有意要

去此等弊。然十不能去一二。可見上下皆然。太祖時公案乃變復申來乞差管攝軍馬樞密院具已經差使使臣及未經差使姓名內一人姓樊注云樊愛能孫只有一人注此人清

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點一點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後面有券狀云雜隨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帶兩人去小底二人某童某童大紫驢馬一疋并鞍轡小紫驢馬一疋并鞍轡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須帶紫驢為只騎驢馬去又乞丁銓曹侯速差知州後面有銓曹疑差狀約只隔得一二日又有到任申狀其兵馬監押纔到時其知州亦到了其行遣得簡徑健速如此。雅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闕闕地闕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卽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問河東

決西決。揚錄云害幾多了此中論要導向處亦未住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

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問開寶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這是開國之初。一時人材粗疎。理會不得。當時藝祖所以立得許多事。也未有許

多秀才說話牽制他。到這般處。又忒欠得幾箇秀才說話。翰

### 太宗真宗朝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會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會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時。遼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

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 仁宗朝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雇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可學

### 英宗朝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會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晦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

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亞夫問古禮自何壞起。曰。自定陶王時已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殷之兄王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爭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為人後為之子。其義甚詳。賀孫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本朝許多大疑禮。都措置未得。如濮廟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

繼大統。後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則無文告。賀孫

### 神宗朝

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溪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鄜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啟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



豈不爲天下至論。義剛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玉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卓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

神宗大槩好用生事之人。如吳居後在京西。括民買鑊。官司鑄許多鑊。令民四口買一。五口則買二。其後民怨。幾欲殺之。吳覺而免。然卒稱旨。其後如蔡京欲舉行神宗時政。而所舉行者皆熙寧之政。非元豐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撫摘其失。以爲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實不會紹復元豐之政也。義剛

神宗事事留心。熙寧初。闢濶京城至四十餘里。盡修許多兵備。

每門作一庫以備守城。如射法之屬皆造過。但造得大文軍

人剗地不曉。義剛

熙寧作陣法。令將士讀之。未廝殺時。已被將官打得不成模樣了。義剛

論及本圖。云神宗大故留心邊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義剛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殿院師錫文。嘗於太學中。取其程文

閱之。每得則貯之錦囊中。及殿試編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

師錫之文。從頭閱之。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某之文也。

真之第三。已而果然。備用

溫公日錄中。載厚陵事甚詳。林子中雜記。載裕陵事甚詳。方子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

爹爹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會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揚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講筵說書。至又用三德。發問云。只是此三者。還更有這也。問得無情理。然若有人會答時。就這裏推原。却煞有好說話。當時被忽然問後。都答不得。義剛紹聖四年。長安民家得秦璽。收元元符。是時下公卿雜議。莫有知者。李伯時號多識。辨其果秦璽。遂降八寶赦。德明

### 徽宗朝

欽聖當時諭宰執。有廢劉再立孟之意。曾子宣兩存之。後蔡京以會欲廢劉治之。蔡為相。弟卞為樞密。入文字。謂任伯雨會

謂臣欲謀廢宣仁。臣無此事。欲案治。遂治任伯雨。其他一二十人。當時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治之。揚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兌一播。後下獄事不知。方

徽宗因見星變。卽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義剛

蔡京謀取郵鄧。費四千萬緡。楊今看著徽宗朝事。更無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著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著可下手。事弄得極了。反為

虜人所持。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王師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爲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爲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糧草。每人科錢三十貫。以充免役之費。民無從得錢。遂命監司郡守。親自徵督。必足而後已。亦煞得錢。共科得六百餘萬貫。然奉虜亦不多。恣爲用事者。侵使更無稽攷。及結局日。任事者遂焚簿曆。朝廷亦不問。又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而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絕。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故中國屯戍之兵。數罵詈之。云我爲中國戰鬪守禦幾年矣。今反受飢寒。汝輩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兩邊遂相殺。及後來虜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爲虜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又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爲盜。虜人已有怨言。又虜中有張鼓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又爲虜所得。而張鼓已來降矣。虜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虜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賜甲第。極所以奉養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爲虜所得。天祚故爲虜人所殺由是虜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

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穀來。不奈何。斬其首與虜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義為說。其諸將欲請起兵問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與大宋盟誓已定。豈可敗盟。夷狄猶能守信義。而吾之所以敗盟失信。取怒於夷狄之類如此。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宣和內禪。惟有吳敏。有中橋居士記錄。說得最詳。錄

老內侍黃節夫事徽宗。言道人林靈素有幻術。其實也無。如溫華言見鬼神者。皆裨官。其不會見。所作天人示現記。皆集眾人之妄。吏部親見節夫問其言如此。方子

欽宗朝

淵聖即位時。日重暈相軋。太祖陳橋即位時亦然。淵聖即位三

四日後。昏霧四塞。豈耿南仲邪說有以蒙蔽之乎。揚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又嘗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授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淡合朕心。所有前降旨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

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西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其軍民脅已。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甘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靖康所用。依舊皆熙豐紹聖之黨。欽宗欲褒贈溫公范純仁。以畏徽廟。遂抹純仁字改作仲淹。遂贈文正大師。言定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高宗朝

二聖北狩時。遣曹真中道歸。於背心生領上寫云。可便即真。來救父母。義剛

胡明仲初召至揚州。久之未得對。忽聞鄰居有一衛士。語一衛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聞之。急去問之。云。官家亦去。胡只聞得一句。便歸。叫僕糴數斗米。造飯裹囊。夜出候城門。暗中見數騎出。謂上也。遂出。逐後得舟渡江。乃見一人擁氈坐石上。乃上也。揚

渡揚州時。煞殺了人。那不得過來。底切骨怨。當時人骨肉相散。失。公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滿。樹下都是。這邊却放得幾箇宦者。恁地一日。康履與諸宦者出觀湖。帳設塞街。軍人皆憤惋。

不平。後成苗劉之變。王淵也是舍戰。然未爲有大功。不及當時諸老將。一旦簽書樞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見街上闐闐地。人不敢開門。從隙中窺。但見人馬皆滿路。見苗傅左手提得王淵頭。右手提一劍。以徇衆。少頃。盡宦官者。逃在人家夾壁中底也。一齊捉出來殺。朱勝非却也未爲大乖。當時被苗劉做得來可畏了。不奈何。只得且隱忍去調護他。却未幾而義兵至。這事便都休了。是他無狀時。不合說他調護甚有功。被義兵來。剗地壞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這箇却乖。當時若不殺了苗劉也無了當。他若尚在那裏。終是休不得。義剛苗傅乃一愚夫。劉正彥本文士。先欲投中官唐某。唐云子乃文臣。吾其如子何。子換武而來乃可。劉既換武。唐不顧之。專主王淵。正彥遂鼓扇傅。是時命淵簽書。武將皆憤怒。故起此禍。

張魏公在平江。湯東野作守。有傅云書到。湯訪於魏公。公云可遣一識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受行。果明受赦。是時恐諸軍變。魏公乃與湯商量。先搬出犒賞錢。使人將舊赦書於樓上宣之。旣而韓世忠軍至。遂同謀起兵。呂丞相在建康。推爲盟主。問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設有它變。渠亦不能死節。要之亦有功。其後苗劉出走到臨平。爲魏公等所敗。朱乃全諱此一節。未是。今朝天門乃是其所造。隆祐自禁中乘籬以出。金人陷京師。亦取隆祐。適瑤華失火。步歸孟氏得免。可學

苗傅并一姓張人。不記其名。乃教苗起事人。走至武夷新村。張諭人捉之。苗銜之。遂言於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張。則汝功已被張分之矣。捉者卽殺張。時韓世忠收范

汝爲尚在建州。韓欲得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韓勢盛。遂入文字。以苗爲某得。被其人奪了。其捉人遂騙管。建守亦罷官。其功遂爲韓所揚。文字所載。皆言韓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又云。劉正彥結王淵。王淵結康。便更官者。其事皆正彥教苗爲之。楊

高宗行達會稽。樓寅亮待次某縣丞。寓會稽村落中。出奏書乞建儲。高宗時年二十六七。大喜。卽日除監察御史。遣黃院子懷勅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家人聞倉卒有聖恩。以爲得罪且死。相與環泣。寅亮出。使者自懷中出勅命。寅亮拜受。與使者俱。諸行在所。此事國史不載。先生嘗欲聞於太史。俾之編入而不果。每以爲恨。方子

樓寅亮

明州人

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傳子之後。至今太祖之

後有類庶姓者。今虜未悔過。中原未復云云。乞立太祖後承

太統。太上喜。遂用樓爲察院。振

曾光祖論及中興遺史。載孟后過贛州時事。與鄉老所傳甚合。云太后至城中。遭某賊放火。城中且救火。連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隊賊來圍了城。曰。其時也是無策。虜人是破了潭州後。過來分隊至諸州。皆是緣港上來。太后先至洪州時。此間王修撰在彼作帥。覺得事勢不是。遂白扈駕執政。太后乃去。後三四日虜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虜。進賢姓傳者言是李侍郎。曰。不必更說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虜。撫州守姓王。聞信守降亦降。義剛

先生脚疼。臥息樓下。吟咏杜子美古栢行三數遍。賀孫侍立。先

生云。偶看中興小記。載勾龍如淵入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勉車駕到建康。當紹興七年。時虜王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或誅或死。劉豫既見疑於虜。一子又大敗而歸。北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社事見黜。趙丞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著。竟不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歎息久之。云爲大臣謀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爲大可恨。若在建康。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己。有不能自己者。惟是轉來臨安。南北聲迹。寢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召。沿江而下。將去。開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來。做得

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間爲守。開車駕還臨安。卽令人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濶船多。如何去尋得。陳云。江面雖濶。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是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爲宗社。下不爲生靈。中不爲息兵待時。只是怯懼。爲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置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社之靈。看當時措置。可所驚可笑。 賀孫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



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北而已。義剛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溪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言今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徧問諸將。皆以爲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爲見移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

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畱軍鄂渚。建康舊都所以好。却以石

頭城爲險。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這岸方

得。所以建鄴可守。屯軍於此城之上。虜兵不可向矣。賀孫

建康形勢雄壯。然攻破著淮。則只隔一水。欲進取則可都建康。

欲自守則莫若都臨安。或問江陵曰。江陵低在水中心。全憑

堤被他殺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築。只是土。節

張戒見高宗。高宗問幾時得見中原。戒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

下居危思安。陳同父極愛此對。方子

太上曰。朕恨不手斬耿南仲。揚

岳飛嘗面奏虜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閣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子。

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岳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其麼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裔。乞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義剛

范伯達如圭。盡哀仁宗時論立英宗許多文字進呈。一日太上謂陳康伯曰。范某近進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陳公論立太子事。一時盡定。振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間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間雖嘗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使官重議刪修。以昭明聖

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

豐時事便都不是。後趙罷。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動。蓋魏公亦不甚而辭。趙張因是是時又有入上書。乞禁錮章厚子孫親戚者。

高廟欲從之。趙有文字說。但禁其子孫足矣。恐不可及其親戚。上批以為省所奏。可見仁恕更宜子細。無貽後悔。未幾趙復罷。謝祖信為諫官。遂排擊之不遺餘力。嶺表之貶。實祖信

之力也。祖信邵武人。乃章厚之壻。因言當時若非高廟要辨別邪正如此。則一代史冊。被他糊塗。萬世何以取信。廣太上出使時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諫不從。宗忠簡欲假神以

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廟甚靈。可以卜筮。仍其廟有馬能如何。

遂入燒香。其馬銜車輦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見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後太上感其事，以為車輦是卽位之兆，不會關白中書，只令內官就玉津園路口造崔府君廟，令曹詠作記。一日北使來，秦出接過玉津園見之，歸秦所見太廟，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語之，秦曰：虜以為功，今却歸功於神，恐虜使見之不便。卽日拆之。秦全是倚虜脅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下來卽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問上意未允。秦曰：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取蔡崇禮御批事，徐惇立作一宰相拜罷記載其事。秦欲毀之，行文字令天下盡投官焚其書。徐先不喜於秦矣，又以此書懼不可言。一日只見一使來下書，并封文字一束。徐視之，乃直省舊吏送其所作書藁也。

也。小人中有好人如此。

楊。麟錄云：檜末年作事，昔與光堯爭勝。光堯作崔府君廟於玉津園路。

口檜設計移之曹筠言水漲光堯逐之檜遂除他從官今上奏邊事檜遂閣其俸殿中侍御史周葵欲言戶部尚書梁汝嘉梁結中書舍人林侍聘林密禱於檜檜遂除周葵起居郎不待光堯應之便收除。可學錄云：周葵為御史欲按知臨安府某人遂結一從官厚於檜者曰端公將搖動公早朝其人遂直入檜幕中再三懇告檜先奏事遽擢葵為起居郎葵不得上至省中與某從官相見袖中出所欲上章奏乃是臨安尹某從官方悟其給。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時，有一宗室名叔向，秦王位下人，自山中出來，招十數萬人欲為之。忽太上卽位南京，欲歸朝廷，然不肯以其兵與朝廷，欲與宗澤。其謀主陳烈曰：大王若歸朝廷，則當以其兵與朝廷，不然卽提兵過河迎復二聖。叔向卒歸朝廷，後亦加官之類，拘於一寺中，亦與陳烈官，烈棄之而去，竟不知所之。烈去向叔陰被害。揚。

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

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先生云。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張

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機鋒。

德明

論及黃察院劾王醫師。先生曰。今此東百官宅。乃王醫師花園。後來籍爲百官宅。直卿曰。中貴只合令入大內住。庶可免關節之類。先生曰。他若出來外面與人打關節。也得。更是今大內甚窄。無去處。便是而今都不是古。古人置官者。正以他絕人道後。可入官。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與常人無異。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轎。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雖侍從亦乘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賜他乘轎。然也尚辭遜。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問大小。盡乘轎。而宦者將命之

類皆乘轎。見說虜中却不如此。中貴出入宮禁。只獨自。若有命令。只是自勒馬。亦無人引。裏一幞頭。却取落兩隻脚在懷裏。自勒馬去。這却大故省徑。且如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宦者亦作大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猶省費如此。今却不及祖宗天下之半。而耗費却如此。安得不空乏。

義剛

逆亮臨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陳魯公與黃瑞明耳。是時廖剛請駕幸閩中。以爲閩中險。人民忠義。是時閩中盜賊正充斥。乃降旨令開閩中路。闊丈五尺。又宿州之戰。高宗已遜位。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備擔索。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搬家者皆不問。

揚錄云。逆亮犯順時。朝士皆辦去。推陳魯公黃

通老不動當時亦有言者。令止之。太上曰。任之。揚州時。悔不先令其去。多壞了人。

問庚辰親征詔舊聞出於洪景盧之手。近施慶之云劉共甫實爲之。乃翁嘗從共甫見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時陳魯公當國。命二公人爲一詔。後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盧者。後段用共甫者。問此詔如何。曰亦做得欠商量。蓋名義未正故也。記得汪丈嘗以此相問。某答曰此只當以淵聖爲辭。蓋前時屈已講和也。猶以鸞輅在北之故。今其禍變若此。天下之所痛憤。復仇之義。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則名正言順。如八陵廢祀等說。此事隔濶已久。許多時去那裏來。儒用

### 孝宗朝

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雞用畝字。孝宗大怒。欲駁放了。後又不行。

問壽皇爲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樓寅亮。上言舉英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爲帝王者。當於太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耳。繼除臺官。趙忠簡遂力贊於外。當時宮中亦有齟齬。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壽皇如何處置。可學

高宗將禪位。先追贈秀王。可謂能盡父子之道者矣。獨

高宗初。張魏公奏事。論恢復。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後來講和了。便休。壽皇初年。要恢復。只要年歲做成。問壽皇時人才。已不及高宗時。曰高宗也無人。當時有許多有名底人。而今

看也只如此。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它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胡永

上初恢復之志甚銳。及符離之敗。上方大慟。曰。將謂番人易殺。

遂用湯思退再和之。後又敗盟。揚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道夫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

許多人。賀孫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言於壽皇。真為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

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道夫

壽皇晚來極為和易。某嘗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放之弊。惟

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

曰。聞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事極為諳悉。道夫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

貼於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共甫奏事便

殿。嘗見一馬在殿廷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

刻木為之者。上萬幾之暇。即御之以習鞍騎射故也。又曰。

某嘗以浙東常平事入見。奏及賑荒。上曰。其弊只在後時失

實。此四字極切荒政之病。儒用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恭父奏云。此固陛

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

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父斯語。頗得

大臣體。因言梁丞相白蓮事。道夫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嘗作孝宗挽辭。得一聯云。乾坤

歸獨御。日月要重光。雉

因論壽皇最後所用宰執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於上前說何事。可學云。某人却除大職名與小郡。又有被批出與職名外。恁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壽皇本英銳。於此等皆照見。只是向前爲人所誤。後來欲安靜。厭人喚起事端。且如此打過。至於大甚。則又厭之。正如惡駿馬之奔蹏。而求一善馬騎之。至其駑鈍不前。則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補闕曾及某人。壽皇云。亦屢以意導之。而不去。舉此亦可見。大抵作事不出於義理。而出於血氣。久之未有不消鑠者。向來封事中亦嘗言此。可學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幘頭。著衣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賜季宗居高宗喪。常朝時裹白幘頭。著布袍。當時臣下却依舊著

紫衫。周洪道要著涼衫。王季海不肯。止於紫衫上繫皂帶。今

上登極。常時著白綾背子。臣下却著涼衫。頗不失禮。而君之

服遂失其舊。人傑。廣錄云。今上居季宗喪。臣下都著涼衫。方正得臣爲君服。人主之服。却有未盡。頃在潭

州聞季宗計三日後易服。心下殊不穩。不免使人傳語官員。且著涼衫。後來朝廷行下文字來。方始敢出榜曉示。

### 寧宗朝

上卽位踰月。畱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惟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

乃舍。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至  
向改慶元年號時。先擬隆平。某云向來改隆興時。有人議破。以  
為隆字近降字。今既說破。則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純字。時  
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蓋純字有屯字在旁。  
又曰。真宗時楊大年擬進豐亨字。上曰。為子不了。不用。義剛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七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  
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又唐  
制天子坐朝。有二宮嬪引至殿上。故前詩起句云。戶外昭容  
紫綬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至敬宗時方罷。止用小黃門引導。  
至今是如此。按岑參詩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  
亦殿庭種花柳之一證也。又杜贈田澄舍人有  
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進御  
筵亦可為二宮嬪之證。儒用

舊時主上每日不御正殿。然自升朝官以上。凡在京者。皆著去  
立。候宰相奏事罷。却來押班。拜兩拜方了。日日如此。後來韓  
魏公不知如何。偶然忘了。不及押班便歸第。御史中丞王陶



卽彈之。韓遂去國。溫公代爲中丞。先奏云。前王陶以彈宰相  
不押班而去國。今若宰相更不押班。則中丞無以爲職。須是  
令宰相押班。某方就職。如此便是不押班也。不是。義剛。方  
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以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  
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亦  
以人情趨於  
簡便故也

祖宗於古制雖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極謹。舊時朝見皆是先  
引見閣門。閣門方引從殿下舞蹈後方得上殿。而今都省了。  
本來朝見底皆是用一榜子上於閣門。閣門奏上方始引見。  
而今却於引見時。閣門積得這榜子。俟放見時却一併上。則  
都省了許多。只是殿下拜兩拜便上殿。這非惟是在下之人  
懶。亦是人主不能恁地等待。看他在恁地舞手弄脚。更是閣  
門也懶能教得他。及它有失儀又著彈奏。而今都是從簡易  
處去了。義剛

引見上殿是兩事。今閣門引見便用舞蹈。近日多是放見。只是  
上殿拜於階下。直前奏事而已。惟授告門謝有舞蹈。文蔚

近日上殿禮簡。如所謂舞蹈等事皆無之。只是直至殿下拜一  
雙上殿奏事。退又拜卽退。這也是閣門要省事故如此。壽皇  
初間得幾時見羣臣。皆許只用紫衫。後來有人說道大簡。後  
不如此。賀孫

問朝見舞蹈之禮。曰。不知起於何時。元魏末年方見說那舞。然  
恐或是夷狄之風。廣

近日拜表之禮甚異。論禮班首合跪進。上面却有人來跪受。但  
進表後。進者因跪而拜。今則進表者先拜却跪進。其受者亦  
拜。此禮不可曉。文蔚

皇太子參決時。見宰相侍從以賓主之禮。餘官不然。又曰。獨宰相為正拜者。蓋餘官謝恩在殿下拜。侍從以上雖拜殿上。亦只偏拜。獨宰相正拜。故云。敬仲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文蔚

問本朝十一室。則九廟七廟之制如何。曰。孝宗未祔廟。僖祖宣祖。祧遷時。為十二室。是九世。今既祔宣祖。又祧僖祖。却祔孝宗。正是八世。進不及九。退不及七。當時且祧宣祖。存得九廟。却待後世商量。猶得直如此。忽忙何也。人傑

今景靈宮。乃叔孫通所謂原廟是也。叔孫通言原廟。則是衣冠月出遊之地。只一月一次到彼。初無神坐。今則一一有之。又只似太廟了。恐非叔孫通所謂原廟之意。今景靈宮謂之朝獻。大廟謂之大享。子蒙

問景靈起於何代。曰。起於真廟。初只祀聖祖。諸帝后神御散於諸寺。其後神宗始祀聖祖於前殿。帝后於後殿。似此等禮數。唐人亦無。且如唐人配廟只一后。餘后立別廟。本朝諸后俱配。問人家配如何。先儒說只用元妃。伊川謂若所祭人是次妃生。即配以次妃。曰。此未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次妃奉事。所謂次妃者。乃元妃之妾。固不可同坐。若如後世王大夫家。或三娶。皆人家女。雖同祀何害。所謂禮以義起也。唐人已如此。可學云。唐人立廟院重氏族。固能如此。曰。唐人極有可取處。可學

因言五禮。云。今諸后位數多。至尊拜跪勞。古人一帝只以一后配。其餘自別立廟。庶幾不亂嫡妾之分。今皆配不是。唐人有

言。人家夫婦却不同。蓋古者天子諸侯不再娶。故次后與正后有名分。若人家則再娶亦妻也。故可同祭。伊川祭儀祭繼室於別廟。恐未穩。辨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必大

玄朗諱起於真廟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這也無攷竟處。義剛其常疑本朝諱得那舊諱無謂。且如宣帝舊名病已。何曾諱。平帝舊名亦不會諱。虜中諱得又燒崎。偏旁皆諱。謂諱敬字。立人傍底也諱。下面著言字底也諱。近日朝廷祧了幾箇祖諱。却是。然玄朗却不祧。那聖祖莫較遠似宣祖些麼。義剛

張以道曰。秦王陵在汝州。太祖以下八朝陵在永安軍。瞿興瞿俊父子嘗提兵至此。乏水。典禱之。天無雨。小溪平白湧洪流。六軍遂得水用。義剛

古者車只六尺六寸。今五路甚大。嘗見人說秦太師制此。又高於京師舊日者。上面耀葉三層。皆高於舊日三寸。成尺二寸。周輅孔子猶以爲侈。要乘殷輅。今輅只是極其侈靡。

因問陳庭秀。臨安曰。今大禮命從官一人立王輅側。以帛維之名何官。以名備顧問官。又曰執綏官。先生笑曰。然徧檢古今郊禮。安有所謂備顧問官執綏官者。蓋此本太僕卿。卽執御之職。古者君將升車。則御者先升。執轡中立。以綏度左肩而雙垂之。綏如君以兩手援綏而升。立車之左。以左爲尊。魏公忌有駕虛左方以迎侯。車行數步止。中書令宣詔。命千牛將生是也。行大禮不敢坐。

軍。千牛擇武執長刀。立車之右以防非常。所謂驂乘也。既升

車。復行望郊壇數步。復少駐。千牛將軍乃降立道左。車復行。

則執長刀前導而行。此唐制也。及政和修禮。脫千牛升車一

節。而但有降車立道左之文。初未嘗登。何降之有。所謂太僕

卿執御之職。遂訛曰執綏官備顧問官。然又不執綏。却立於

輅側。恐其傾跌以物維之。雖今之典禮官。亦但曰執綏官備

顧問官也。今為太常少卿者。便撥數日工夫。將禮書細閱一

過。亦須略曉而直為此鹵莽也。周洪道嘗記渠作執綏官事。

自云考訂精博。某問周何謂執綏官。渠亦莫曉。又綏本人君

升車之所執。御者但授與君。則御者亦不可謂之執綏官。語

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謂乘車者爾。又曰。今玉輅太重。轉動極

難。兼雕刻既多。反不堅牢。不知何用許多金玉裝飾為也。所

以聖人欲乘殷之輅。取其堅質而輕便耳。仁宗神宗兩朝造

玉輅。皆以重大致壓壞。本朝尚存唐一玉輅。聞小而輕捷而

穩。諸輅之行。此必居先。或置之後。則隱隱作聲。既有此輅。乘

此足矣。何以更為。聞後來此輅亦入

中。備

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如王荊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

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輅。猶力辭後受。自南

渡後至今。則無人不乘輅矣。

因言物纒數年不用。便忘之。祖宗時升朝官出入有柱斧。其制

是水精小斧頭子。在輅前。至宣政間方罷之。今人遂不識此

物。亦不聞其名矣。如祖宗時人畫像。有執柱斧者。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

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

記不審

宰相貴

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文。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于誥以賜之。便當冊文。不復宣麻於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個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熹

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國嘗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

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

廣錄云此說却是不惟可免戚君之

非禮又可因而見其

世系稍全得些宗法後來定國得罪。指以爲離間骨肉。今室

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却有次序可攷也。人傑廣

同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卽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略憑倚細說。如今公吏們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著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著有箇區處。當時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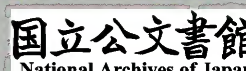
可參考是非利害。卽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有事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卽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履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羣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爲多事。又云。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爲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勅下。又云。後來不如此。有同譖愬。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譖愬。賀孫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爲意外之防。今樞密院號爲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

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身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濶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拚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頽自若柰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賀孫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本朝官制與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義剛

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頒行之。介甫時居金陵。見之大驚。曰。上平日許多事。無不商量來。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蓋神宗因見唐六典。遂斷自宸衷。銳意改之。不日而定。却不曾與臣下商量也。備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付門下。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依舊分



額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

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

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書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

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

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問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

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

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

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

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

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

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

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

其名果正豈不更佳。問

問何故起居郎却大屬門下省起居舍人却小屬中書省曰不

知當初何故只是胡亂牽掣得來底便是起居郎居左起居

舍人居右故如此分大小只緣改官制時初無斬新排到理

會底說故如此牽拖舊職不成倫序。問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上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

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

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

都沒理會。賀孫

問或言六尚書得論臺諫之失是否曰舊來左右丞得糾臺諫



嘗見長老言神宗建尚書省中爲令聽兩旁則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蔡京得政奏言土地神在某方是居人位所以宰相累不利建議將尚書省拆去因言蔡氏以紹述二字籍天下士大夫之口其實神宗良法美意變更殆盡它人拆尚書省便如何了得德明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爲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閑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軍興故置叅軍今叅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叅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爲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叅軍之屬改爲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叅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婦人封號有夫爲秦國公而妻爲魏國夫人者亦有封

者秦檜妻封兩國范伯達笑之曰一妻而爲兩國夫人是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爲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并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仔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又如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凡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員外郎吏部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銓流外銓豈有吏部官而

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皆爲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之類。所以朝散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外郎之資敘。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郎中資敘也。朝散郎朝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爲三等。每等入階。以別異。雜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後行。又問知縣通判知州資敘。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判。有關陞狀。方得爲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狀。方得爲提刑。提刑又有一節。方得爲轉運。今巧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營六院。蓋既爲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爲寺監簿丞出來。便可得小郡。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爲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却自權郎徑除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營爲臨安倅。蓋既爲臨安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爲縣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間許多曲折。宰相雖知。又且苟簡。可以應副親舊。若是人君知得都與除了這般體例。苟不作縣。雖爲臨安倅。亦不免便使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爲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畱得這般掩頭藏倅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歷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歷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學士。歷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爲改動。歐公以爲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何須如此勞攘。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又不曾痛當

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略欲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備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

此藩鎮

使持節某州軍州

事。

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

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

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

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

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

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署銜。但云知某州軍州

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

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

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

銜。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班駁

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

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

僉廳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

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

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

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

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

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遙領正大帥。其羣

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至唐中

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備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知懲創後來之禍。遂皆歸咎神宗。不合輕改官制。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典。殊不知後來所以放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何關改官制事。如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直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以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放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

寵倖宦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不知此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孰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備

唐沈既濟之說已如此。新添改官制。而舊職名不除。所以愈見重複。然唐時猶自歸一。如藩鎮節度使觀察使。民事兵事。一人皆了。今既有帥。又有家居節度使。使用費許多錢養他。見任事者請俸却寡。而家居守閑名者請俸却大。節度使請俸月千餘緡又節度印。古者所以置旌節以為儀衛而重其權。今却令帶之家。居請重俸。是甚意。今為福州安撫使。而反不如威武軍節度使之請俸。備

祖宗置資格。自立僥倖之門。如武臣橫行。最為超捷。纔除橫行。便可越過諸使。許多等級。皆不須歷。一向上去。然今人又不



用除橫行。橫行猶用守這數級。只落借官則無所不可。祖宗之法。本欲人遵守資格。謹重名器。而不知自置許多僥倖之路。今人脫過。是甚意思。除是執法者大段把得定。不輕放過一箇半箇。無一毫私。方執得住。不然。便不可禁遏矣。不知當初立法。何故如此。今獸底人。便只守此爲不可易之典。才觸動著。便說是變動祖宗法制。也須賭過是始得。備

趙表之生。做文官。纔到封王。

封安定郡王

便用換武。豈文官不可封

王而須武官耶。又今宗正須以宗室武官爲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爲百王不可易之法。備

只改儒林文林之屬。其他皆可通行。文官猶有古名。如武官階稱呼。多有無意義者。又曰四廂都指揮使。又有甚諸色使。皆是虛名。只有三衙都指揮使。真有職事。又曰元豐以前。武

臣無宮觀。故武臣無閑者。見武臣乞解軍職。必出藩府。及元

豐介甫相。置宮觀。方有閑者。備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爲諫議官。亦有爲監當者。如監船塢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爲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備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神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冲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

今太廟室淺而堂淺。一代爲一室。堂則雖在室前。而實同爲一

堂。古人大抵室事尚東向。堂事尚西向。賀孫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物侍都知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以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綱

今之二衙。卽舊日之指揮使。朱溫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爲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嘗見歐陽公記其爲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不接坐。但傳語不及獻茶。及再入爲執政。則禮數大異矣。問何故如此。曰。也是積漸致然。是他權重後。自然如此。綱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上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爲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宦者其初只是走馬承受之類。浸漸用事。遂至如此。綱

今之總管。乃國初之部署。後避英廟諱改焉。都監乃是唐之監軍。不知何時轉了。廣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員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大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營中亦有數等品級。遷轉也。指

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備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

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

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或謂總領之

職。自可併歸漕司。曰。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却都呼吸不來。亦

如坑冶。須入創立都大提點。方始呼吸得聚。道夫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本是

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淳

祖宗凡升朝宮在京。未有職事者。每日赴班。纔有差遣則已。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

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人傑

舊制。遷謫人詞頭。當日命下。當日便要。不許隔宿。便與詞頭

行。而今緣有信劄。故詞頭有一兩月不下者。中書以此覺得

事多。此皆軍興後事多故如此。國朝舊制。煞有因軍興後廢

格而未復者。廣

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官者。今

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人傑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曆。並送

史館著作處參攷。入實錄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

上史。亦不關報。椿

史甚弊。因神宗實錄。皆不敢寫。傳聞只據人自錄來者。才對者

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對語。上史館。楊

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寫。不敢增減一字。蓋自紹聖初章惇

為相。蔡卞修國史。將欲以史事中傷諸公。前史官范純夫黃

魯直已去職。各令於開封府界內居住。就近報國史院取會文字。諸所不樂者。逐一條問黃范。又須疏其所以然。至無可

問。方令去。後來史官因此懲創。故不敢有所增損也。按實錄是時史

官趙彥若亦同於府界居住。後趙安置豐州。范永州。黃黔州。備用。

先生問。當有山谷陳留對問否。曰。無之。曰。聞當時秦少游最爭

得峻。惜乎亦不見之。陸農師却有當來對問。其間云。嘗與山

谷爭入王介甫無使上知之語。又云。當時史官因論溫公改

詩賦不是。某云。司馬光那得一件是。皆是自敘與諸公爭辨

之語。替

道君欽宗實錄數百卷。呂丈月十日修了。云只是得大節目百

十條。問云。何不入文字。展日。曰。便不是。呂丈規模。振

本朝國紀好看。雖略然大綱却都見。長編太詳難看。熊子復編

九朝要略不甚好。國紀徐端立編。備

聖政編年一書。起太祖。止紹興九年。書坊人做。非好書。振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胡學規。知頒行

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

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

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夫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

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

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

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

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



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視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或云徹幕乃暝日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儒用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德輝嘗作記。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今欲訓天下士以忠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不孝之人。不亦難乎。儒用

大學舍法壞人多。龜山嘗立論。高抑崇曾見龜山。太學初興。召為司業。善類頗屬望。到彼一切放倒三舍法。却在渠手中成。莫負了龜山否。王子合曰。聞那時只是取法於一舊老吏。

曰。秦會之是舊大學中人。想是據他向日所行了。曰。高公不合與承當。高公大率不立五峰嘗有書責他。浩

先生因論本朝南渡以來。其初立法甚放寬。蓋欲聚人。不知後來放緊便不得。熹

今之法。大槩用唐法。淳

問今三代之法。或可見於律中否。曰。律自秦漢以來。歷代修改。皆不可得而見矣。如漢律文簡與。後代修改。今亦不可見矣。淳

律是歷代相傳。勅是太祖時修。律輕而勅重。如勅中刺面編配。律中無之。只是流若干里。即今之白面編管是也。勅中上刑重而下刑輕。如律中杖一百。實有一百。勅中則折之為二十。

五折今世斷獄只是勅。勅中無方用律。同

因言律極好。律即刑統後來勅令格式。罪皆太重不如律。乾道淳熙

新書。更是雜亂。一時法官不識制法本意。不合於理者甚多。

又或有是計囑妄立條例者。如母已出嫁。欲賣產業。必須出

母著押之類。此皆非理。必是當時有計囑而創此條也。孝宗

不喜此書。嘗令修之。不知修得如何。備

刑統大字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時修。淳熙

舊來勅令文辭典雅。近日殊淺俗。裏面是有幾多病痛。方子

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

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

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淳熙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綱領。本

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羣臣修定。元豐中執政安燾等上所

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

彼勅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

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此事

已仰錄時出示學者因記其文如此。然恐有脫誤處。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直是分

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

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

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勅之之謂也。

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

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

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

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類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

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入分書。介甫之見畢竟高於世俗之儒。此亦伊川語。因論祧廟及之。○需用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行。這謂之勅。今人呼為勅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令格式勅。勅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勅。某在漳州。曾編得戶緡兩門法。賀孫

本合是先令而後勅。先教後行之意。自荆公用事以來。方定為勅令格式之序。德明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却無

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甫刮刷州郡太甚。曰。也不專是介甫。且如仁宗時。淮南盜賊發。趙仲約知高郵軍。反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文正公謂他既無錢。又無兵。却教他將甚去殺賊。得他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甫後來又甚。州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解發歸朝廷。謂之封樁關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文蔚經制錢。宣和間用兵。經制使所創。總制錢。紹興初用兵。總制使所創。二人不記姓名應干稅錢物雜色場務納錢。每貫刻五十文。作頭子錢。括之為二色錢。以分毫積。計大計多。况其大者。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

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爲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曰：亦嘗爲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德粹語婺源納銀之弊。方伯謨因問和買，先生言其初曰：今日惟紹興最重，舊拋和買數時，兩浙運使乃紹興人，朝廷拋降三十萬匹與浙東，紹興受十四萬，是時都吏乃會稽縣人，會稽又受多，惟餘姚令不肯受，爲其民以瓦礫擲之，不得已受

歸，而其數少，恨不記其名。滕云：婺源乃汪內翰鄉邑，汪知鄉郡，朝廷初降月椿時，會諸縣令於廷，婺源令偶言丹陽鄉民頑，汪本此鄉人，以令爲譏之，先勒令受十分之四分三釐，至於今爲害。先生曰：曠昔創封椿時，本無實數，只是賴州縣，且如常平中一項錢，亦許椿數，提舉司錢，今日又解，明日又解，解必有限，彼豈不來爭，以此觀之，事皆係作始不是。可學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爲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恪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算就鹽綱上納，雖是算在綱上，中間作舊科數，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納。後沈公雅來，却檢會前時行下指揮，遂罷買上供銀。道夫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去皆諸瑤得之其費出於臨安渠知府日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用不從闕祖

本無實嫌只是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九

本朝三

自國初至熙寧人物

因論唐初國初人才云國初人材是五代時已生得了德明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

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然也

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卓。備錄畧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

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因看科明逸集。方子

問本朝宰相孰優曰各有所長力行

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

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大雅

宰相薦張齊賢。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齊賢後以兄事之。舉此一事。齊賢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時人樸實如此。今好薦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楊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有如此等事。楊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與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李文靖重厚沉默。嘗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眾訝之。以爲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某前程之類。何足信。淡詰之。文靖曰。諸公會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許文靖爲相。楊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爲通法否。曰。它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它亦未嘗不薦人才。相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卽是公。如此遷轉。卽是私。呂許公當國。

有無故職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植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下城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

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旣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旣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爲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

名。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僞用

呂申公斥逐范文正諸人。至晚年復收用之。范公亦竭盡底蘊而爲之用。這見文正高處。忠宣辨歐公銘志事。這便是不及文正。道夫

范文正傑出之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兼出。而內外已

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范文正公嘗云。浙人輕佻易動。切宜戒之。子蒙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爲相業。何者善處置。爲相正要以進退人才爲先。使四夷聞知。知所聳畏。方其爲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跼弛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盡挨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爲有相業。深所未曉。子蒙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朴純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



知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爲相。張安道爲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添助爲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招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爲傲歌。王勝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卽以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勿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

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此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爲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邪。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純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爲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卓

揚陳執中俗吏。然執法。仁廟謂惟此人不瞞人。近世葉顥近似之。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懲其弊爲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袞將去。遂成風俗。後漢名節。至於末

年有貴已賤人之弊。如皇甫規鄉人見之。却問卿在鴈門食  
薦美乎。舉此可見。積此不已。其勢必至於虛浮入老莊。相袞  
到齊梁間。又不復如此。只是作一般艷辭。君臣賡歌。褻瀆之  
語。不以爲怪。隋之辭章。乃起於煬帝進士科。至不成科目。故  
遂袞纏至唐。至本朝然後此理復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  
明日變一病。不成要將此病變作彼病。某問已前皆袞纏成  
風俗。本朝道學之盛。豈是袞纏。先生曰。亦有其漸。自范文正  
以來。已有好議論。如山東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  
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  
此數公。依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  
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如此  
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曰。當

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蕡善治

水。後來果然。蕡有一部詩。遇水處便廣說。

璘錄云。劉蕡治水。所至興水利。劉有

一部詩。解處處作水。利說好笑。熟處難忘。

某又問以前說後漢之風。皆以爲起於

嚴子陵。近來說又別。曰。前漢末極有名節人。光武却極崇儒  
重道。尊經術。後世以爲法。如見樊英築壇場。猶待神明。嚴子  
陵直分明是隱士。渠高氣遠邁。直是不屈。又論其不矯激。呂  
伯恭作祠堂記。却云。宅中和。嘗問之。嚴子陵何須如此說。使  
宅有知。聞之豈不發一笑。因說前輩如李泰伯門議論。只說  
貴王賤伯。張大其說。欲以劫人之聽。却是矯激。然猶有以使  
人奮起。今日須要作中和。將來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  
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

胡文定父子極喜此語。大抵前輩議論粗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不可不理會。某問此風俗如何可變。曰。如何可變。只且自立。可學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可學

因言兼山艾軒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諸人。說話雖粗疎。未盡精妙。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諭俗一文。極爲平正簡易。曰。許多事

都說盡。也見他一箇胸襟盡包得許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時。如程子未出。而諸公已自如此平正。道夫

本朝孫石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章。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却剛勁。或曰。孫泰山也是大故剛介。曰。明復未得爲介。石守道却可謂

剛介。義剛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揚

嘉祐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問安定平日所講論。今有傳否。曰。並無。薛士龍在湖州。嘗以書

問之。回書云。並無。如當初取湖州學法。以爲大學法。今此法無。今日法乃蔡京之法。文云。祖宗以來。學者但守注疏。其後便論道。如二蘇直是要論道。但注疏如何棄得。可學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揚

安定胡先生。只據他所知。說得義理平正明白。無一些玄妙。近

有一輩人。別說一般惹邪底說話。禪亦不是如此。只是不

會見那禪師。便是被他笑。楊錄云徐子儀之徒

因論李泰伯。曰。當時國家治時節好。所論皆勁正如此。曾南豐

攜歐公書。往餘杭見范文正。文正云。歐九得書。令將錢與公。

今已椿得甚處錢畱公矣。亦欲少款。適聞李先生來欲出郊

迂之云云。

閩幸方叔珪

永嘉人

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

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

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

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

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

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

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

劉晦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爲君子在內小人在

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爲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

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使小人變爲君子固好。只是

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

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

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可學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揚

富鄭公與韓魏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直爲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割。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會弔韓喪否。知其不會。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大。

義剛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端蒙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孚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見居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屢甚。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

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歎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做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為法也。時舉

張乖崖云。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得。此人會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節

趙叔平樂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驗心善惡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間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則倒虛器中之豆。

觀其黑白。以驗善惡之多少。初間黑多而白少。久之漸一般。又久之則白多而黑少。又久則和豆也無了。便是心純一於善矣。或曰。恐無此理。曰。前輩有一種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則不消如此心煩。自然當下便復於善矣。

陳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義理之正。是如何樣有力量。惜其只一向從一邊去。辭官表甚古。橫渠嘗稱之。溫公薨。陳上表慰國家。張文潛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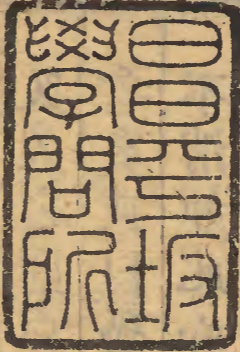
陳烈辭官表。上謂似中書之文。陳好行古禮。其妻厭之而求去。人遂誣陳惡其妻醜而出之。楊

陳烈初年讀書。不理會得。又不記。因讀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謝絕人事。靜坐室中。數月後。看文字記性加數倍。又聰明。楊

阮逸撰元經關朗易李靖問對。見後山談叢。節

崔正言奏議亦好又問會看劉質夫春秋謝顯道胡明仲集否

箭



文正西子

